

历代文豪们书房的楹联



陆游【万卷古今消永日 一窗昏晓送流年】

自题“书巢”联。以“巢”名书斋，足见耽书之甚。万卷伴终生，是放翁的真实写照。放翁嗜书，老而弥笃。有“读书有味身忘老”之名句传世。晴窗万卷，耽书如年，是真名士！

左光斗【风云三尺剑 花鸟一床书】

武能叱咤风云，持剑啸天。文则花鸟怡性，嗜书晓理，非光斗不能为之。

郑板桥【富于笔墨穷于命 老在须眉壮在心】

号称“三绝诗书画”，自然“富于笔墨”，老夫子倒是不谦虚。官仅七品，是穷于时而非穷于命。下联扬起，老当益壮，杜甫诗云：白头虽老赤心存。使人于安贫乐道之时，仍存奋进之志。

纪晓岚【书似青山常乱叠 灯如红豆最相思】

读书读出颜如玉，非风流人物不能为之。疏慵平淡，蕴藉风流。读此联可以想见其斋其人之风貌。

黄庭坚【诗罢春风荣草木 书成快剑斩蛟鼉】

上联言吟诗之味，好像春风荣草木；下联指书法笔见功力，犹如快剑斩蛟龙。语出不凡，足以惊人。

徐渭【雨醒诗梦来蕉叶 风载书声出藕花】

读此联仿佛在眼前出现一幅韵味别致的写意画，能从“雨”声“风”响中，清晰地看到“蕉叶”之碧绿、“藕花”之艳红。联中“醒”“载”二字新颖奇丽，别具匠心。

张载【夜眠人静后 早起鸟啼先】

此联勉励自己抓紧时间，刻苦读书。早起晚睡，实不利于身心健康。合理安排时间是现代读书人应当时刻注意的，不可仿古。联语虽写得通俗流畅，但用字绝对符合楹联规则，“夜”对“早”、“眠”对“起”、“人”对“鸟”、“静”对“啼”、“后”对“先”，字字对应，无一遗漏，可见平淡中藏有奇诡。

徐霞客【春随香草千年艳 人与梅花一样清】

自题小香山梅花堂。梅的特性深受中国文化人的宠爱，梅的清高、脱俗、冰清，是中国多少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寄托。上联的“千年艳”点出梅花的悠久历史，暗喻本家族爱梅风尚代代相传。下联的“一样清”道出了自己志洁行高的情怀和不随俗流的人格。

(摘自《国学》)

解字

丈、仞、寻，谁最长？

平野

在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里，有一道题是关于古代长度单位的：“‘白发三千丈’‘一片孤城万仞山’‘千寻铁锁沉江底’中，丈、仞、寻这三个长度单位哪一个最长？”要想解释这个问题，首先要讲清楚“尺”这个单位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提到：“寸、尺、咫、寻、常、仞诸度量，皆以人之体为法。”尺是最便捷的由人体确定下来的长度单位，也是其他单位的参考。

“一尺”是男子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跨度，十寸为一尺。在当今出土的文物中有相当多的“尺”，标准不一。若以汉代为例，一尺的长度相当于现代计量的 21.35 至 23.75 厘米。

把“咫尺天涯”这个词语拆开来讲，天涯很远，咫尺很近。近就近在两者测量方式一样，只是“尺”以男子的手测量，而“咫”以女子的手测量。因为男子的手一般会大于女子，所以“尺”比“咫”长。

有了“尺”，“寸”也就清晰了。古有记载，手腕向里三指，即为一寸。在篆文中，寸字看上去就像是在手腕的下面加一横，如同中医切脉时的位置，即离手腕三指的脉口。因此一般来说，八寸为咫，十寸为尺。

说到“寻”字，甲骨文里“寻”的字形像一个人伸开双臂的样子。而《说文解字》对“仞”的记载为：“仞，伸臂一寻，八尺。”因此，“寻”和“仞”都约为八尺，相当于一个人伸开臂膀的长度。

尽管寻与仞的长度相似，但用词别有讲究。身高用尺，高度用仞，长短用寻，测量土地用步。

据《说文解字·十部》记载：“丈，十尺也，从又持十。”意思是十尺为一丈。而“墨”“丈”之间的关系在《小尔雅》中有记载：“五尺为墨，倍墨为丈。”“寻”“常”之间则在《仪礼·公食礼》注明：“丈六尺曰常，半常曰寻。”总结起来就是，一丈等于两墨为十尺，一常等于两寻为十六尺。

辨析

『小鸟依人』最早是形容男人

李学朴

“小鸟依人”今天专用于那些娇小可爱的女孩子。不过，这个俗语最早却是用在男人身上的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雀，依人小鸟也。”这是“小鸟依人”一语的最早出处。麻雀之所以“依人”，当然是因为凡人所居之处都能找到吃的。

“小鸟依人”第一次用在人身上是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。有一次唐太宗和大臣长孙无忌闲聊，评论褚遂良时，唐太宗说：“褚遂良鲠亮，有学术，竭诚亲于朕，若飞鸟依人，自加怜爱。”

褚遂良是著名书法家，因被封为河南郡公，书法界世称“褚河南”。《唐人书评》如此评价褚遂良的字：“字里金生，行间玉润，法则温雅，美丽多方。”

褚遂良是李世民的书法老师，李世民只要搜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，必定要请褚遂良辨别真假。有一次，李世民又请褚遂良辨别，褚遂良仔细观察后认为此墨宝是赝品。李世民好奇地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，褚遂良便把书法作品拿起来，对着阳光指点道：“陛下您看，‘小’这个字的点和‘波’这个字的捺，有一层比外层更黑的墨痕，王羲之的书法怎么可能出现这样的败笔呢？”李世民仔细一看，果然如此，于是对褚遂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趣闻

古人追星也疯狂

凯宾

人们把追星族称为“粉丝”。然而，“追星族”并不是当代的时髦词，据考证，追星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。

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了一睹“诗仙”李白的风采，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，锲而不舍地追逐偶像的踪迹。历时半年，跋涉三千里，他终于在扬州追上了李白。

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中，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。他曾被贬谪到龙标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，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。但王昌龄诗名满天下，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，向他求诗。

和王昌龄一样，贾岛也是一位苦命的诗人，但他身后也不乏追慕者。在众多追慕者中，就有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。李洞“酷慕”贾岛，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，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。每当听说有人喜欢贾岛，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，还叮咛再三：“此无异佛经，归焚香拜之。”

上述“粉丝”都比不上白居易的“粉丝”疯狂。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，他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，“自颈

以下遍刺白居易诗，凡三十余处”，连后背也刺上了白居易的诗句，还配了图画，图文并茂。如此“体无完肤”，被人称为“白舍人行诗图”。

白居易也追星，他是李商隐的“粉丝”。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白居易晚年隐退后，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，他常说：“我死之后，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！”白居易仙逝后没几年，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，他也不客气，干脆给这个儿子取名为“白老”。可惜此儿长大之后无半点诗情。温庭筠就跟李商隐这个愚钝的小儿子开玩笑说：“让你做白居易的后身，不是辱没了他吗？”

若说白居易是唐人心目中的“文学偶像”，那么苏东坡无疑是宋朝文坛的“著名品牌”。例如与他相关的几道美食，“东坡肉”“东坡饼”“东坡鱼”，一直流传至今；他曾在具有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，随即便出现了流行全国的“东坡壶”；甚至他所戴的那种高筒短檐帽，都被士大夫争相效仿，称为“子瞻帽”。总之，凡是与苏东坡相关的东西，一封信、一块砚或者一把扇子，都会变成众人收藏、争购的对象。

闲话

唤一声别名，问一句“你来自何方”

舒银霞

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……”唐代诗人王勃的一篇《滕王阁序》，让我们知道南昌这座城市有“洪都”“豫章”的别名。城市的别名，就像一个人的字、号或小名。从历史中邐迤而来的别名，诉说着一个城市的过去，连接着现在和未来，体现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城中人的自豪感。

武汉有个别名叫“江城”，源自唐代诗人李白所写的诗《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》，诗中写道：“一为迁客去长沙，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长江与汉水在武汉交汇，武汉市内分布着大小湖泊数十个，

“江城”名不虚传。

成都雅号“芙蓉城”，也叫“蓉城”，有一种说法源于“芙蓉护城”，即五代后蜀主孟昶为保护城墙，命人在成都土城上遍植芙蓉。每当九月芙蓉盛开，远远望去如锦如绣，满城生辉，故名之曰“芙蓉城”。后城中百姓种植芙蓉成为传统。

城市的别名被赋予了众多的记忆与内涵，也表达了人们美好的祝愿。长春意为“长年春色的城市”，又得名“春城”，实际上位于东北的长春并非四季如春；兰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，在西汉时设立县治，取“金城汤池”之意而称“金城”。

中国地大物博，也有不少城市因其天文地理环境而得名。长沙有别名“星城”，根据古天文学的星宿定位，轸宿位于荆州上空，轸宿旁边有颗附属于它的小星，名叫长沙星，长沙因此得名，又名“星城”；拉萨有“日光城”之称，因为这里海拔高，空气稀薄，透明度好，太阳辐射强，晴天多，日照长；吐鲁番自古就有“火州”之称，这里地势很低，气候干燥，夏季气温极高，是我国夏季最热的地区；重庆依山傍水，建筑物层层叠叠，形成独特的山城景观，因此被称为“山城”。

我国还有不少城市以物产命名，比如，济南又称“泉城”，济南境内泉水众

多，拥有“七十二名泉”，素有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誉；福州也叫“榕城”，自宋代以来，人们在城内外广植榕树，绿荫满城；呼和浩特，又被称为“中国乳都”；南宁满城皆绿，四季常青，有“绿城”的美誉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城市新的别名也应运而生。比如，合肥别名“霸都”，这个称呼来源于网上的一个帖子《中国城市发展大会》。在帖子中，合肥被描写成一个小胖子，在城市大会上玩起了纵横，拉郑州，靠上海，准备“独霸”华中。原本只是调侃，但没想到，合肥欣然接受了“霸都”这个称呼，并且发展迅猛。